



矿区芦苇塘

■ 胡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接壤过渡区域边缘上的矿区,满目是沟壑纵横的大山,没有一片平展的草地和森林,更不见一条像样的小河。在群山的褶皱里,若能见到一处巴掌大的芦苇塘,实在不易。

幸运的是,那时我住的渭北山区的矿上,周围有一个小芦苇塘,就在我家马路对面大槐树下面的沟里,二三百米远处。

夏日,芦苇长过一丈多高,碧绿葱茏,钻入其间清凉无比。秋天,芦苇转黄,在阳光的照耀下,金灿灿一片,煞是神奇。凉风吹来,芦苇塘里昼夜不停发出沙沙的声响,时而轻柔委婉如泣如诉,时而细碎杂乱,似时光匆匆赶路脚步声。霜降过后,农人收割后的芦苇塘,没了芦苇,留下满地枯黄的芦叶,一汪汪积水,芦苇断茬以及淤黑的烂泥,一片萧条。

春节一过,满山遍野及沟道里还是一片冬日的萧瑟,杨柳没有泛绿,山桃还未

发芽,芦根却已萌发出芽根,悄悄拱出地面,冒出尖尖的芦笋。待春风吹过山野,山花烂漫时,芦苇塘早已绿意盎然。端午到来,芦苇的清香包裹着糯米的香甜,弥漫整座矿山。麦收过后,盛夏到来,芦苇塘又成了孩子们的天堂。

游戏在芦苇塘,我常常幻想自己身处《沙家浜》里浩瀚无边的芦苇荡,想象江南泽国烟波浩渺的壮观景象。还想起白洋淀中的雁翎队,《荷花淀》里的水生,以及那一群水灵的女人和她们巧手编织出的白净漂亮的芦席,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到沙家浜和白洋淀的水上去荡舟潜水。

有一年冬天,三姐出麻疹浑身滚烫,母亲惶恐落泪,眼巴巴望着不知所措。父亲听人说熬煮芦根服下有救,下班一进门便拿起斧头奔向芦苇塘。六七岁的我连忙带上手套和皮帽子,穿上千层底的棉窝窝鞋,抓起小铁铲追赶而去。

我还没到地方,远远望见父亲已抡起

斧头在地上刨挖。到了跟前,见父亲手中的斧头落地,冰花四溅,砍挖半天才弄出个拳头大点儿的小坑。我用小铁铲在地上用力铲了两下,地面连一点痕迹也没有。整个芦苇塘,空旷寒冷,一根根寸把高的芦苇断茬和枯烂的芦叶被结实实冻在厚厚的泥水冰层里,我这时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拿镰刀或铁锹来,只带一个短把的斧头了。

站在父亲身后,看他一点点砍挖,冰花飞溅全身,落在脸上迅速化作一个个泥点,我心里失望极了,心想这样下去,何时才能挖到芦根。就在这时,只见挖开的地方泥水层松软起来,父亲要过小铁锹,铲出一些稀泥,将手伸进冰冷的泥水中,用力往上一拽,听到一声轻轻的闷响,瞬间提起一根一尺多长白生生的芦根。随后,父亲又从中一连拽出七八根,在旁边的小河里洗了手,扯些干枯了的马草草捆扎好,将冻红的手在腋下擦擦,领我回家。

母亲很快洗净芦根,放进砂锅里煎熬。三姐喝下一碗清香味淡的芦根汤,第二天竟开口说话了。一个多星期后,她全身的麻疹神奇地消失了,不几日便痊愈,背起书包上学去了。没过几天,我也出了麻疹,母亲没了几日前的惶恐,只催促父亲再去挖芦根,如法煎熬,没多久我也痊愈了。

这是我人生中最早接触中药,也第一次知道生病后除了在医院打针吃药,中草药也能治病救人。遗憾的是,我外出求学工作后没几年,有次回矿上,发现芦苇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荷塘。

此后多年,每次回矿上,我都要去原先芦苇塘所在的地方转转,甚至趁着夜色去过,但终究满脑子都是儿时芦苇塘的画面,因此无心领略荷塘的景色,只好快快不快乐去。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有二十多年再没回过矿上,可那片芦苇塘在记忆中依旧清晰,每每想起,内心温暖又平静。

(作者供职于陕西崔家沟能源有限公司)

追忆父亲

■ 符华勇

家父年逾八旬仙逝,至今整四年。曾几何时,鸿雁去来,杨柳依依,常于梦中谋面,他面色红润,身姿挺拔,声音高亢,谈兴甚浓。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一道来;风声雨声柳头声,款款述说。每与父亲匆别,梦中醒来,惜叹夜短昼长,未能尽兴,涕泪奔涌,不能自持。

吾等子女心中,父尚在人间:目光炯炯,灿若星辰;谆谆教导,润泽心田。

吾兄妹三人,生于动乱之年代,长于井队辗转之春秋。为养家糊口,父常年别妻离子,奔波野外,披星戴月,露宿风餐,找油找气。一年半载,探亲回家,每见他身挎地质包,肤黑清瘦,常感从天而降,久别重逢,胜若过年,不禁雀跃。父省吃俭用,于薪酬津贴中挤出盘缠,买来糖果饼干、文具盒、连环画、玩具车分与我们,望子女健康快乐成长之意,情殷心切。

吾为次子,父常教育我要孝敬母亲,尊重大哥,关爱妹妹,强健体魄,加强学习,报效桑梓。父爱如山,深沉不彰,慈父恩泽,书难尽言。

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却愈挫愈勇,为祖国天然气勘探开发事业立下功勋。他以创新、独特的哲学思维和前瞻性的专业认识,系统总结四川盆地陆相天然气勘探开发的理论和实践,他以“断破控产,顺势而为”的成藏预测模型,致密砂岩“砂缝结合部”的部署思路,“动态生聚,气化成藏”的天然气立体勘探开发新理论,为地质行业提供了专业指导和宝贵借鉴。



父对家乡父老感情深厚,为繁荣家乡达县献计献策,修桥补路,捐资助学,续修家谱,不遗余力。对第二故乡绵阳,亦充满感情,从地质认识、工程作业及商业运作,就绵阳丰谷构造天然气勘探开发提出灼见,推动了绵阳等地天然气勘探开发事业不断发展。

父出生于达县赵固,时逢国民党军队追剿各路红军之年,“万家墨面没蒿莱,兵荒马乱家业衰”,大伯十五岁参加红军,至今杳无音讯。父陪祖父藏匿观音岩避乱,因潮湿日久,头染毒疮,延至数年,缺医少药,苦不堪言。

兄妹八人,父先读一年私塾后,因祖父身体抱恙,家中生活负担甚重,遂回乡种地放牧。四川解放后,父年龄渐大,其孜孜向学之意日甚一日,为减轻家中负担,常采取跳级方式,延续学业。父天资聪慧,勤于思考,功课出色,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学。高中阶段,父于外地寄读,常在假期勤工俭学,背煤炭翻铁山,穿行崎岖山径不畏难;挑稻谷走乡

镇,常负重达二三百斤,十几里路不换手;自己磨面,生火煮饭,维持学业。

1958年,父金榜题名,考取西南石油学院首届石油地质本科,品学皆优。大学后三年,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浮肿病流行于校园,同窗近半数退学,父身材魁梧,食量甚,浮肿甚于常人,仍坚守学业。

参加工作后,父先在湖北沙市基层井队从事井下地质工作,与母亲组建家庭,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含辛茹苦,养育子女。后转战巴蜀故里,大竹清河、达县雷音铺、阆中双龙、安县玉泉,这些地域都留下他找油找气的足迹;罗江合兴场、德阳新场、孝泉、绵阳丰谷、新疆塔河,镌刻着他从勘探发现到规模开发的成绩。

父虽已故去,但我们始终铭记:像他那样坦荡做人,勤恳工作;像他那样尊老爱幼,和睦家亲;像他那样团结同胞,服务人民;像他那样家国一体,奉献社稷;像他那样弘扬传统,开拓创新。

(作者供职于西南石油局新场联益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人间清醒》中的人生哲学

■ 刘小兵

《人间清醒》是作家梁晓声最新的散文集,在这部作品中,他以一贯的冷静和深刻,直面人生中的众多真命题,以诙谐有趣的思考,道出对现实与人生的独到理解。

在梁晓声笔下,人们歌之咏之的人间,处处呈现出丰饶而多维的镜像。而在广阔的人生舞台上,“我”和芸芸众生一样,为了心中的理想,不懈打拼、奋斗,于这个深邃而博大的人世间,顽强刻录下一行行攀登的足迹——孤独时的探索,彷徨中的奋起,顿悟时的释然,成功后的甜蜜……在每一场生命情境中,都曾留下一个个坚强跋涉者的身影。

作者在书中谈亲情、友情、爱情,道岁月中的风雨沧桑,叙凡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亦不时通过寻常小事观照现实,检视自己的灵魂世界。

与共和国同龄的梁晓声,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父母目不识丁,但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观点各异。父亲崇尚劳力,期望儿女长大后能靠一身力气吃饭,而母亲却主张多学文化,靠知识改变命运。幸运的是,父亲因常年奔波在外,教育子女的重任自然落在母亲肩上。母亲经常给儿时的梁晓声讲传统戏剧和评书里的桥段,不经意间,他幼小的心田栽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多年以后,梁晓声终成作家,客居北京,父母却先后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他把对父母的思念和养育之情,倾注在患病的哥哥身上,希望通过悉心照料,让哥哥早日康复,过上幸福的生活……

回首往昔,亲情维系着一家人的命运,它没有因为时间和地域的改变而式微,而是在历久弥新中,让这种朴素的情感一步步升华。从父母不辞劳苦抚育“我”长大,到中年的“我”又不容辞照顾患病的哥哥,梁晓声以质朴之语热切表达出对人间真情的殷殷向往。同时,他也告诫世人,需珍惜人间真情,不论世界如何变化,人生几多波澜,务必保持清醒,在只争朝夕中活出一个通透洒脱的自己。

莫说世道多变幻,最爱人间有温情。梁晓声说道:人间、论议清醒,总在睿智中葆有一分深刻。他除了注重从烟火生活中采撷素材,佐证观点之外,还善于从传统文化的层面,从精深的史料话题中获得灵感,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洞悉世间万象。他以刚柔相济的大笔,描尘世百态,绘大千世界万种风情,无处不在的思想张力,温润读者的心田,将真善美热情洋溢地呈现于笔端。

梁晓声说“四十而不惑”,就从孔子的立场出发,阐释了这句话的真义,并发出善意的提醒。他认为,如今现实中许多人偏偏把这位先哲的意思理解反了,他们到了四十岁,面对工作、生活上的不如意,不是冷静下来客观分析自身不足,而是这也慨叹那也埋怨,内心反而开始迷惘了。由孔夫子的不惑,到普罗众生的迷惑,一扬一抑间,梁晓声解读得分外透彻。

梁晓声拂去世间喧嚣,怀揣淡定安然的初心,以作家的古道热肠、哲人般的深厚寓意,用此情温暖人间的题旨,解读人生,说道人情世事,诠释出一个普世道理:人生中最美妙的风景,是保持内心的淡定和从容;而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豁达之中,保持一分难得的清醒。



花海

■ 李海波

